林初文詩文全集

林初文詩文全集

序

楊復所先生會語序

余讀楊復所先生與高別駕諸君所謂會語語不數條條條解牛條不數語語語譚虎葢玄通之歘論豈咨嗣之危言哉余喜其說竊

為次之蓋道生之道隸命之詮也藏恕之藏
陶世之型也成已之成運化之胎也此三言
者昭矣備矣吉乎美矣著其舉明德則建大
學之的述天命則探上道之蘊訓時習則畊
君子之疇稱可欲則減至物之機論盡心則
貫天人之緒示孝弟則燃聖凡之鏡此六言
者高矣深矣易乎簡矣濛濛鴻鴻不可殫矣
至其尋本窮源提綱揭領迺以慎獨表夫致

知則是破人鬼之關導神聖之路補十傳之闕開千載之蒙者也大哉先生與道覩矣揆厥所由其在茲乎嵆嘗論之此道之來非一世矣流行自天斡旋由人是故羲勲啓其秘姬孔發其光漢儒掇其華宋人溉其實雖其隆汚異代純駁殊科要之厥脉如綫賴以引之矣其在我明則薛蔡樹前王羅翼後陳湛二氏並挺嶺表三百餘年稱者有數雖涉川

之㳂派亦登岸之同途也先生生嶺南余嘗披其文斷斷緈緈抽精之辭也睹其貌晳晳黝黝蓄美之器也葢山川之所產亦師友之有鄰豈聰明之獨禀抑問學之相成哉夫含靈匿曜者觸景見理茹粹飲醇者吐辭成經敎川上之觀尼父會其趣暮春之樂曾點得其情大哉先生斯語躊然矣

夫意有所致而言出焉致約言約致奢言奢致至言至致反言反此四致者天籟之靈聲皇辭之初命也故風不歌於無懷之鄉騷不陳於關雎之亂何也元世之民無意無言仲世之民有言無制至於晚近世則制之而言矣故古風制晉魏近體制唐律制杜絕制李歌行長短制駱白諸家此五制者輒行隸填之夫所繩晛以擲音硃宕不羣悲愁無聊之

士所鵠決以吐氣者也故吾先世子羽公始以士窮制言今伯氏純卿以仕窮言而繼其制蓋玄解得之顛識藻語出之逸情豪氣發之壯遊慨聲生之別感颯颯乎浸近諸君子哉夫費土變而金石鳴匏黍具而律呂鈞物極則飾度章則立此至數也四致不明五制乃興所貴者通孰能去之故言而不言通乎制者也制而不制通乎言者也於戲伯氏之

詩蓋制之之言矣

荅情詩序

夫意之所會則愈求動於精神分之所乖則雲泥懸於枕席故雲樓之判所以報璚而風竹有懷終乎拋玉白頭之思何寡紅顏之怨自多命也不由言之何益然盈盈既嫡廼寄曲於春陽盼盼未亡亦與吟於秋月鳥飛猶顧石激則鳴此靈蠢之齊歸而情形之極變

也況君有嗚珂之訪妾有送香之迎既而儺
以如期劫一別而成蘖論扳倚則青雲非高
問晤言則黃泉猶近是用略其卑鄙布其悃
誠雖妍醜之殊觀有慚蕙錦䫙悲歎其同感
或擬濤箋嗟夫我生不辰豈假王鄭負桂君
緣有日尚思韋氏逢蕭廻此寸腸宣之九韻

題李文置黃白鏡序

余既三脫死乃知塵刼之數而不怪神仙之

說何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神仙之說不可怪也夫人不怪其所可怪而反怪其所不可怪是故語之神仙不笑則詈夫天地之上下日月之更代風雲之變幻山川之流峙草木禽獸之生發寒暑晝夜之推遷千態萬狀恍恍惚惚窮之莫得其端揣之莫得其倪此非天下之至怪者耶而人不之怪者習於聽聞之常也然尤有甚焉人生而聰明機巧無所

不至此天地間之至怪者也而人尤不之怪
獨語之神仙則羣然以爲異此非人情之淺
而知理之難耶不知至怪莫如人至不怪莫
如神仙何也人卽仙仙卽人也是故仙仙非
仙亦仙生仙死亦仙已仙仙未仙亦仙人仙
我亦仙余初見文里髮斑白顏如渥丹心竊
異之以爲此姑射山中人也既而與之語不
數言余益心異之以爲此廣成子告軒轅意

也因讀其所著黃白鏡仙之事也繹其文仙之理也事至易而無難理雖隱而寔顯人不之知而自爲怪不知天地日月風雲山川草木禽獸寒暑晝夜皆安其常而上下代更流峙變幻生發推遷亦行其妙神仙因之文里鏡之世人怪之不得已而著黃白鏡予欲破其怪而爲黃白鏡序序以破夫怪怪破而文里之鏡明鏡明而神仙之說乎

鳴鴻記序

余與仲豫既會金陵十六年間一見九別日居月諸忽忽如夢人生世上豈不悲哉己丑之春余坐黨禍抱疏闕下逡巡五年中遭凶荒遠棄妻子二十餘口淹在異鄉室如懸磬門可張羅念我友生悲如之何頃以東夷逼我外蕃願出義師以敵國愾終軍既請長纓宋鵠崎嶇萬里奉檄南還憂憤內結寒暑相

逆骨髓之痛瀟瘮之疾窮鱗不澤鍛羽無技
嗟夫傷巳亦可悲也鄉者仲豫馳書相弔自
淮至燕三千餘里召我來歸寘我妻孥惟我
之故忘其破家既余道病止以一室朝問夕
慰百有餘日給以藥餌佐以饘粥犬馬區區
白骨生肉嗟夫居者四壁立行者一裘敝非
有富貴交孰存死生際由此睹之余未易爲
郭仲翔仲豫何難爲吳永固哉伐木不歌谷

風乃嘆鳴鴻之記可以觀已屈子之詞周郎之曲千載之後此道不辱見者不汗流聽者不泣下哀哀今之人吾不知之也

玉麟記序

道有九軌隱非一門既託意以沈浮何校形於清濁是故留侯仙遯曼倩吏諧磨勒奴潛蕭娘婢奮此皆殊蹟不可方求異哉王生優孟之流觀其玉麟之詞雅有黃鐘之調按抑

揚可參史傳慷慨足弔英雄是漢室異代之忠臣而劉郎憤世之知已也非有得於呻吟何以發之嘈嘆異哉王生優耶儒耶彼其師文章爲脂粉假道義爲機關面目糊塗瓜園之鬼非怜骨肉水炭李家之兒孝凶豈知冠蓋是行頭朋僚即戲脚酒闌歌罷終爲散場之人漏盡鐘鳴都作下場之客不如隆沈湖海放浪形骸日據邯鄲之枕夜登傀儡之

嗟何離合悲歡於何有齊窮通得喪於儻來從稚子之爭乾任矮人之自哀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異哉王生雖隱不晦

青虬記序

作青虬記不知何人然而讀其辭至令人泣下豈古所謂鄒陽江文通流耶夫二子皆以獄中上書而梁與建德二王皆爲動念山之其書猶在也以比斯記其辭有太略相似然

以之風世則各被勸敢此矣

溧陽城宴別序 戚大將軍席上送汪伯耳奉使還吳錢汝元省親歸越

汪長公腹藏百萬甲兵投筆入盧龍之塞錢仲子手運三千禮樂擔簦過涿鹿之鄉四海萍蹤越鳥吳雲自適一言蘭臭燕風朔月相宜愧一介學異懷蛟未賣黃金之賦幸二君情均得兎遂承白璧之盟秦流永而賞知音

占聚星而忻促膝夜雲開尊臨北樹覽漢渚之非遙春花擁棹泛東湖登瀛洲其何遠俯懷天地偶此同襟不謂風塵忽嘗分袂皇華歌而使君出芳草賦而王孫歸或言省親闈劍指卧龍之嶺或載勤王事旌飛黄鵠之峯鴻雁分行驪駒在道於時梧秋已兆桂月初圓雲帶露而愁凝樹含霜而驚落孤城寒角起封疆動壯士之思萬戶暮砧鳴歲序緊遠

人之感有情斯觸無物不懷山憐斷而迴岫西關水悵流而停波南浦顧芙蓉之不媚乃倚檻以如望彼蟋蟀其何悲亦吟堦而似嘆車脂弗駕犂暇轉於河梁馬秣猶維嘶徘徊於岐路於是瞰金城以開帳坐召虎於三屯挹銀漢以流觴醉元龍於百尺胡姬捲扇清歌落八月之梅趙女拂衣妙舞鬬三春之柳玉山筵上倒氣翻牛渚之濤寶劍手邊橫光

動龍沙之微振衣而爽籟發秋聲客思同清舒嘯而驚鴻回物態人情俱警連床而話不川何淒擊筑以歌因風益慷十年壯膽照青燈以獨明千古愁顏銷綠鬢而盡破今宵疑對影恍如蝴蝶枕邊飛明日鬬行蹤多是鳳皇山下宿舊故人之共發折楊柳莫唱渭城之詞況漸事之相將聽琵琶豈下江州之淚若夫努力而修爭一鞭於先着論心後會念

兩蓋之初傾或破浪乘風拾圖麟而紀績或攀鱗附翼望題雁以蜚聲擬結綬於青春看聯鑣於紫陌是所願也可不云乎嗟夫江南花鳥久無主人塞北風霜尚多遊子君俱去我獨留臨水登山誰識送歸之意當歌對酒翻成惜別之期皎月出而殘筵無亦眷余之孤影寒花開而待榻願言贈予以清芬酒盡杯詩成四韻

沈開府之任關中序 送 題金陵贈別圖代

昔謝公起官因江左之雅望周樊儀出祖動山東之永懷蓋大賢身繫重輕則鎬方有六月之咏而故人情關離合則渭城有三疊之歌況我中丞公學貫天人名傾朝野五百年夏勝商佐叶龍虎之昌期二十載越水吳山抱煙霞之佳致爾其東甌明而鯨波揩於湯谷南門啓而狼火接於黎舂井尚父之鷹揚

六韜誰識雖武侯之龍臥三顧何辭是以上
思奮而束纒下雖能而結綬九重丹詔有心
稜彩鳳銜來一片白雲無意向青山飛出一
拜而承三輔再拜而帥八闘揚麾開漢帝之
關不羨營屯細柳建節臨越王之島應看弓
挂扶桑於時月會中春日回上苑金城外三
山二水天列丹青玉帳前百草千花地鋪錦
繡嚶嚶黃鳥若懷我以好音渺渺綠波侶送

君之行色𣓁等或黍弟兄有塤篪同堂之好或叨左右有舟檝共川之情誦采芑之章感四騏之旣駕聽折柳之曲悵一杯之未傾是以擬瑤芳張瑶席陳蘭籍捧桂漿倚題鳳之臺綴離情於月露假圖麟之筆染別意於烟雲劒舞一行南斗吐虹霓之影鐃歌三闋東風喧梅柳之聲儼戎服之登舟李膺非遠慨中流之擊檝祖逖何遙豈曰大夫乃登高而

作賦言念君子聊釃酒以臨江

潜山送支學博序

支先生中都秀士上國醇儒蚤歲下帷窺六經之玄圃當場搦管鼓九流之雄波孝友稱於家庭周臣張仲之選忠信行於州里漢人陳寔之遺協我同寅入室紛芝蘭之臭譽彼多士出門爛桃李之華裁泮沼之租澤宕化龍之地啓文峰之塔氣揚題雁之天一代師

模凌霍山而高峙千年友誼泝灊水以濟長
名起嶽南振鐸遍錢塘之境望懸斗北拔轅
遡皖伯之途敬致餞於臨岐願贈言於別路
於時景當六月祐火已飛序迫三秋梧風欲
動汀草遙而馬蹄不駐川濤漲而鷁首難維
聽葉底之鳴蜩宛爾同聲之調睹雲間之舉
鵠淒其分袂之情祖帳臨池采芳片而薦酒
官亭對樹賦修竹以陳歌紅日影團團曉吹

盤中苜蓿青霜花皎皎寒生匣裏芙蓉念我友朋頓隔江湖之夢顧茲弟子寧忘洙泗之懷折柳叙其殷勤班荆增其惆悵一杯須盡更為汾上之行四韻俱成聊作河陽之别

贈張洪野經司序

今戎衛之有經司非古所謂叅軍者耶夫叅猶叅之也經則經之矣今制覵古意為隆隆其任則難其人何也佐軍以從帥稽武以蕃

王豈淺事哉張君洪野寔恭武德衛軍事恭承幾而侍御謝公獎之獎未幾而胡公又獎之獎之云者所以勸能也二公之言不虛美不佞得君胡能而得此耶夫國之司命在三軍三軍之司命在衣與食彼挾纊之氣奮於撫巡脫巾之呼洶於待哺其所出於感激者殊也今法衛士之糧以月給寒成之布以時頒往往以經司行之然軍人以沾被不均生

怨長吏以乾沒無忌起羞亦往往以不良經訶致之非贊畫之才疎則廉潔之守壞故也君嘗受命領諸軍士布聚籍處分貨好數足令軍中晏然稱平而郎以獲胡公獎則其才其守槩可知矣君其所謂參軍者耶夫嶻山渭水之秀聞於天下君族在涇陽世為甲第而君學博士業於諸髦中尤最稱良今其在此位也非其數之奇也耶然敦書說禮以翼

軍誄竟其所志不狃于位其過人遠矣故余以前獎見君於屑也以後獎信君於曲也君其所謂參軍者哉君之父古崖公曾爲君令官有能聲君爲令官未數月即以異典重贈其父及其大父是君之能補於國而亢其宗也如此今世明自官不踰德君年且壯志愈益堅嚐君豈第立所謂參軍者哉余以君爲足賀矣庸是敘之

送余君之雲霄驛宰序

今夫立遽以傳命也所以開宵晰之情通閽闔之鬱告緩急之故壹遠邇之懷發蕭次機順若轉丸敎令以流化脉斯淡豈不亦要哉要於勞使者沿過賓祟毋有差往來有秩道路無壅官旅莫廣等威旣辨體統益尊斯亦休休乎理矣循之寖久遂反其初覛傳舍於私室掠公典以市恩一意奉承無復規制故

官罷於奔走民悴於供輸吏厭於誅求卒痡
於箠楚此近亂之道也今議憤之一切裁罷
即公卿之貴會同之盛非被朝命毋得乘遽
薦紳雜之塗人館垣虛若廢第驕之雖過徼
之實深故泰使之外無賓奔命之外無役其
任甚簡其職易修況雲霄在閩漳之僻壤皇
華之旌月無一至津道之駕歲不再經君往
爲之雖執爵對客展卷自娛爲儀封人之隱

漆園吏之傲睨無不可又何難哉且以君之才浮於其位則邑有闕羈當兼司之鄉有獄人當分聽之其志得行其聲將起此位雖下豈能長淹哉故餙人之宰君之餘也雲霄之地君之適也君姑行乎夫君於余融爲著姓棄博士業乃就今官其先大父以參軍褒其累世其父亦爲君今官致而歸有禮也哉故余嘉其後人而言以贈之

贈浦江尉郭君序

夫官之吝德也人各以其說爲之也上者謂莫禁下者謂無益能者謂何苦不能者謂不害上下相象因依成疾公不奪私理不蔽亂政無所紀民失其歸故四說行而百官邪矣夫上可以轉下下亦可以轉上轉於上者其機以畏轉於下者其機以愧皇王之世官序治隆令聞不廢斤斤乎是循何術哉廉恥盛

法度章上愧而下畏故也時逮叔季則勸於刑令薄於羞惡轉化之機將專任下矣豈可忽哉夫尉官最下而於民最近近則情志通下則求責煩此其位在難易之間耳令人人知畏而吝毀其說則工績乃舉聲名以流瞻聽所至豈無怨慕故尉可以媿簿簿可以媿丞丞簿以上官愈益尊而媿愈益重媿故憤憤故奮人人奮而官成矣豈不大有補於世

理哉然而下之人寔難焉夫藝遊之士抑伏邪小往往有之顧行顯者爵不加功多者罰或重此其故何耶故天下之人宜有說也今茲之日上下明白矣郭君之行也姑持畏以往乎

送許提舉粵西序

昔管子作內政寄軍令鑄山煑海算無遺策故能以齊富強此伯國之烈哉然大較觀茲

治軍理財其事並重而其術可相推矣君樂
典武軍九年而官不易方師旅無曠又嘗
其餘智奉使淮揚閩諸鹽皆章章有績故得
被此寵命司運西粵華哉何非常予則爲其
才適也夫國家有錢鐵茶鹽諸賦皆榮計所
並需也而鹽利爲大食鹽之鄉攻利者奔走
焉官食者什之三私食者什之七私則爭爭
則亂而萑蒲之藪有足憂矣故諸賦皆可理

也而榷鹽爲難粤之東西同耗而異息西人食鹽悉取諸東而遠以諸猺雜處易於生心故榷鹽難也而粤西爲甚君茲以明習之識往而試之當無遊刃地矣然而何以能此哉君姓著於吾融爲世家已獨以數奇中謝傅士業治法律而要未嘗廢詩書也故自起掾曹至入仕以來所與文人學士游翩翩如其始操觚日而當路上卿所爲雅重之者固如

其才操卓卓咸有所自來也已夫世之所貴
於世者三利國則貴顯親則貴列於士之林
則貴君之尊大人為定國尉以君叅軍功同
其太孺人承封誥如君官君復挾所重於諸
薦紳先生而志以益遠親之訓以益章蓋一
官而三物成矣豈不貴哉且今官寔司一大
政則所謂握其奇嬴明其公私導其正賦一
切便宜事悉得而舉之矣世方需才不惜爵

實究君生平榮蹟何可概乎君行矣尚益勵哉余喜國家不虛此一殊典故以告乎刑名之士令知所以貴君且無忝所以入途自表最也

賀譚參軍序

夫索裹於櫪不失其神卜俊於巷乃得其情是故六行之門貞夫之所出也兩名之途通士之所立也君以蚤孤崎嶇成人奉其大母

如毋慕其前毋如毋篤其異毋兄如同毋太節章章樂可睹已至其輕施予重然諾周結納嚬游覽沛乎慓致雅有賢俠之風且以經生之術變之法家之用此於何官不可立一參軍哉然而參軍難矣今中外諸衛率勛武之家寔世之彼其挾汗馬之寵廢敦說之教狃藝弓之樂忘封疆之思蠅營蟻選潰不可振雄庸鶩智亢不可居此皆不著於法故也

是故並建明習之士以條其師旅之闕異器而處則調之難鉤柄而行則擷之難藉非其人而在此位不以水濟水則以水投石不可幾也豈可食哉是故必有厚累之行潔修之志如君者可也我國家初序四途以明一德效其績用並有可觀自榮名侈於薦紳故累能沉於刀筆嘉隆之間猶一破例循良之聲轍復蒸蒸然然則人豈以縣而判才豈以用而

生乎蚤晚不同理而棄取之道殊也方今賭
邊計者談兵矯齊情者懸象二術之貴自此
始矣豈一稔筭可以槩君之業哉夫士之不
朽才情流焉人之有靈山川賛焉崆峒之高
江澤之深虔州之雄梅林之沃宜有起者君
將當之矣

送陳獄笇遷樂清縣簿序

大司寇華陽徐心堂趙少司寇方麓王三公

皆明恕簡靜一時君子相繼在此位也諸郎曹凜凜奉意猶慮十一無當而君爲之李獄冊二載即徙樂清簿夫獄曹官也刑嚴部也簿劇職也樂繁區也由此之彼兩仕並殷君年且少也何以得此哉家庭之訓修而漸摩之道著也君於吾漳爲著姓君父嘗爲新會簿有美績兄弟五人或學明經或治刑名而蒸蒸然並列士林而君也挺其中幼而書長

而律所謂少年而老吏者也且夫獄之政也所以象赫曦之威導幽鬱之情順之則陰陽軌闓澤流反之則災癘氛蕭滋拔古之聖王慎之爲其通於天顯微闡幽治理鉅也君王稽留得聞繫令幽人落旁坐而料碁也乎顏之形若前立疏以鏡也鄙倣之長二一邑佐一郡吾知其有偶吏而無側民也若以堂論之餘匡令君之關出案獄之智試弊訟之能

辟之探囊何所不得樂雖艱也豈所都乎漢制儒吏並貴故其時循良特盛明興有四途之格故諸法家令相向而趨成弘以後何寥寥哉輕重之勢懸修毀之殺著也君之此行覺報乎而公選復矣念優異之寵希遇昔之踪乘英盛之年樹卓犖之業遠之追郭何近之齊萬況播之海隅垂之簡上以示來茲不亦賢乎君乎勉之毋負二三公之舉

贈壽縣令馬君序 代

太史公作循吏傳所稱孫叔敖子產公儀休輩僅數人其言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旨哉言乎吏之藥也夫吏以爲民也豈其以威嚴臨民使民畏之之謂乎一行先民民從其欲一事便民民懷其施不然法日煩民日

玩刑日追民日疎無爲貴吏矣是故公儀休
在魯辭客魚拔園葵逐織婦無所變更而百
官自正子產爲鄭一年而僮子不犁畔五年
而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孫叔敖於楚止
重幣三日而亂市平立高梱半歲而庫車易
不教而民化此三子者利及其民名歸其君
聲施於後世何嘗以威嚴得之其所自奉者
約而其奉民者奢也今馬侯爲壽令有水槃

之介有風雷之敏一教一令與民宜之民所最便莫若條鞭之法然往往格而不行者要病之也侯獨慨然爲民行之此非肫肫有子民之心何以然耶是故一下車而百廢舉不數月而誦聲作昔所稱循吏若孫叔敖諸人何以加焉夫吏之與民親者莫若守令而令之親民親守猶切親民切則歷事精歷事精則當官達故昔人嘗以守令入相而令制謙

官嘗取之令甚哉令不易也漢世稱多賢令然而若魯卓之輩亦可數計明典二百餘年無論壽之令鮮若而人即求之千百列縣亦不可濫得此何故哉頗於刑濫壹於威嚴而不著於爲吏之說也壽與余阿蹻故並爲齊地民風大氐相似猶有周太公之遺敎焉夫昔者太公治齊而齊強豈威嚴所奮哉蓋其尊賢尚功之意使之也卽其後世若威公赫

赫爲伯者長亦以管仲父能作内政以休養其民故然然則吏道所尚此不亦可以覿乎而侯之爲壽寔得之今天下當否多所可論侯既明於爲令其於以拾遺補闕異日者可知已余聞侯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而令子某早以明經擢制科其在諫垣又以危言顯卽侯所以覿身式子如是是何官不可哉壽之人士其等樂侯之政歌侯之德不遠千里以

告於余語曰河潤百里喻德茂者澤博也侯澤任壽而波及於阿雖微告者余固知之是故爲侯述之以傳太史公循吏之傳

送龔文學還閩壽母序 代

明天子鴻圖紀萬乾曆乘五五之期太孺人鶴算標千坤爻呈六六之數星開少府映萩節以騰祥月轉孟陬協蘭辰而介祉於時仲子忠勤蹐屩載揚適越之旌心動倚閭遂命

還邛之駕顧縫衣其乃爾念設悅之謂何歲
序鶯魂別候長憐楊柳色鄉關回首歸途乍
怯鷓鴣聲爾其五月朱明一天綠暗林花歛
萩聽鶯語以漸稀江草萋萋送馬蹄而更遠
騰彼陂陀飛雲結遊子之懷悵此分湍流水
別離人之思其也十年爲客猶未逢人幾度
上書空慚干主迎輿自苦憶負米於仲由捧
檄誰歡咸還羨於考叔刻乃譜同桑梓情比

垻虎千里聯床對雨譚風疑是夢一朝分袂
谷山瞬水送將歸他鄉故鄉嘆飄飄似雲之
散若母吾母願皎皎如月之恒是以仰淑德
而咏雞鳴恭慈儀而誦麟趾恭裁四韻遥致
一觴絲氣難發聊佐西池之宴白華可和聊
獻北堂之歌

壽沈翁序

箕山之陰維水之陽朱雀之野白馬之鄉生

游沛其澗中巘嶫其光異物之所出至人之所藏是故秦之嘌業諠之曄曄崇之蒙孟之俠並馳號乎當年長揖聲於來葉況夫我明鬱焉以興帝澤瀰周與皇風被濩陵朝英星爛國老雲蒸晉林未可擬晴流何足稱乃有一叟黃眉皓首避世金門游神玉斗吸八璚之精吐五華之瀣智若愚仁而壽豈方朔之爲伎將安期之與友邇其年當賜杖日在懸

弧主人徵會客子獻圖於是倫崑崙之玄圃

蓬萊之洞權繡綾之麟環丹竈之廚存齡山

之千螺列洞庭之百靈集韓履之嘉容英灑

離之雅弄於是南山氏觴而進曰歸宇[illegible]

紫霞自仙叟乎叟乎厥生惟天北山氏觴[illegible]

右日鑪笙無塵玉食不構叟乎叟乎厥徵惟

人中山氏觴而前曰嗟彼白雁渺此玄根俱委

乎叟乎天人之闕於是擊壺而歌之歌曰

山融融雨露多芬芬桃李被婀娜北山崚嶒斧斤少蒼蒼松栢曼窈窕惟有中山最氤氳大椿矯矯干青雲春復秋八千歲歲歲華堂今日會於是丁丹進饌上玄奉漿黃童授簡玉女傳觴歌皓齒之少妙舞彩衣之郎當日初長夜未央朗南極之出井映北斗於橫梁

壽汪將軍序

君年三十而學從軍五十而致六十而遊今

茲耄矣可以壽乎夫天之壽人也豈以逸之用其人也人之貴壽也豈以縱之用其壽也故古者豪傑之士或篤於誼或勤於功思立尺寸無愧所終修短不齊所用同耳君於漳海益著姓也既厭博士業而談兵說劍求敵萬人壯哉五子訓以韜鈐遭時不靜島夷內張聚族教戰相家保鄉其祖在里人甚厚俠聲既宣乃被徵辟從帥治師所向無敵初出

閩中則有走馬街之凱繼入江左則有三坂沙之捷蟻雅洋之衆救湖渡之危益散金募士殺賊擒王父子戮力十有餘載其功在主帥甚多當其名達制府褒以冠裳賞延二子爲千夫長孰不謂厚施而薄報多借而少償也令其纂擢拔推楅權究此方略試之南北賜纛旛之積投筆之名其所至何止此耶昔于公治獄平恕後人以昌維天賞善其意甚

長君之拯難全活不少即諸子姓振振而起亦其常也豈炆其身而不宜永康哉故天也壽君而君則能朋其壽者也

壽蘭丞某孺人序

蘭丞君進有百罪之譽退有十畝之賦出有四方之交入有二子之娛位不尊者行且卓俗此固大父母之訓哉然亦孺人氏之力也蓋孺人出士族明文則共而勤從而有禮慈

而能教儉而可循婥婥乎美而該哉是以夫
丞辱官子不媿儒家日趨而上下寧之此懿
諱之明符也且鄉者君嘗以郡曹視州事忽
而被譴忽而解忽而就遷忽而歸奉身抗志
何朗爽哉所以周旋而風贊之者斷斷乎晝
自內也此嫓修之特節也夫王臨之后佐之
夫行之婦扶之天之道而天下之達誼也緩
急之項去就之際俠士之所狃而智夫之所

小喬也是以雅詠太姒傳述聾緱介毋俱晦
築妻並哲千里而一睹是結隣而處也百年
而一致是接躅而至也賢哉孺人蘭丞君之
匹哉吾諸昆弟稱有辭矣辭曰婉婉厥章宜
婦宜康翩翩厥儀宜壽宜順有酒如澠有肉
如陵願我孺人如月之恒

建德尉黄君六十壽序

六十曰耆可以爲卿矣何也耆指使也卿指

使人者也且著之爲言著者著知草也著則知如著故可以指使人可以爲卿然則非卿不爲著乎不然也上尊貴人下遂細民尉地最濕而欲上下如著而尉如卿使民懷而貴人重不亦難乎君以廉且能明乎上下之道而立久遠之名發民懷之貴人重之且爲之指使而不勞雖尉也可以著矣何也著壽也壽久也至久莫如名名無窮達無尊卑貧富

輿夫壞俱者也孰能指使人乎建德尉之名

九華讓峙矣豈其卿豈其鄉

壽黃翁七十序

黃翁既七十二三子八九孫及曾仲子行爲郎餘並有生道不素孟孫習博士業嗜學能文立可就少者羣相趨翩翩然起矣女二各適中貴人之子有淑譽諸甥亦岐岐如其外表每有燕慶則內外少長嬉然環列翁冠帶

委綏晏坐其中皥然其中也此豈不足以壽哉何以得之耶余聞翁無他狀第平生好勸人爲善世有勸人爲善而巳爲不善者與翁未嘗以貲雄里中然而施予不倦子姓之貧而知學者咸資以成名故薦紳先生往往以其義雅重之由此睹之翁之善孰勸之哉夫善游物也人所固有也爲善長生又何怪焉或曰翁精岐黃之術於人活甚多故天以此

報翁施此亦固然之說乎然而翁能衛人之
生則必能衛其生矣故若翁所謂自壽者也
余何言哉

龐九郎壽序

歲庚辰五月甲子龐九郎之設帨芳辰也客
爲之圖以壽之酌僉獻疑於三夢生曰壽人
云者云人壽也願則壽之期則壽之非期非
願壽之何居生曰客不聞不朽之說耶夫夫

以祗行蜚聲不朽文婦以明章完順不朽不朽則壽壽不壽壽否則壽不壽客曰然哉雅辟殊方褒剌異理不朽之說何以至此生曰客知乎玉乎含精在璞靈光濯濯琢而文之器重天廓承列敖房明采皇皇或遺滂涵粹白。不亡今茲九郎抱嬓好而不飾妖冶工言笑而不涉偎俚然或對客移時不出一語憂怨之色黯然動人此何以故哉其幽思長想

不願與二三女郎俱沒沒也昔蜀妓得高氏

顯楚妓以秦卿傳令二公名終天壤則二女

者當與之俱若久矣今之九郎玉而有文藉

令得高氏遭秦卿安知其不爲蜀妓楚妓耶

是其不朽者猶在也何可以不爲之壽於是

客各自浮盡酹而壽九郎

斷腸辭序

夫所以戀生忘死棄故取新貴君友嫁怨讐

拱首岐舌靦然人世者無情故也夫情人所生也男女之際情所起也予觀斷腸辭攸攸乎思深哉野而信悃而有懷置之中谷有蓷氓之蚩蚩諸篇中風何淳也嗟夫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此兩語屈子所以入江也余每歌之則淚淚霑襟讀斷腸辭而無感焉者是無背氏之民也

福清岱丘厦廳林氏重修族譜序

大都物必有所自始崑崙之山羣望之祖也黃河之水衆流之宗也矧伊人矣其孰無宗與祖乎是故先王爲祖宗功德之不可無報也則制之宗廟之禮以通其情爲族氏本支之不可或遺也則制之譜圖之法以紀其傳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要使夫爲子若孫者有所徵考因是以不忘所自而得盡乎情與禮耳後世浸失此意皆欲繫籍乎聖賢物色乎

盲聾雖世遠人亡非我族類者亦將牽援而附益之於是乎紀載繁蕪正傳乖舛君子蓋無取焉余也其亦有是乎哉嘗攷學山公遺歛一章少山公所親受也傳誦數世宜齋公紬繹之而序以成譜據事直書可謂信矣歷爾清公方八世爰有六子曰玉曰珏曰量曰珪曰晩望再望是也量公以洪武九年丙辰入伍於南京留守衛逮宣德三年戊申始復

伍於萬安所再望公以洪武十九年丙寅發
贅於太湖之下溪陳氏因而家焉惟玉與珏
珏與曉望四公流為四派始學山而至余凡
十五世矣嘉靖乙酉春錫公念其傳之已久
獨毅然為之刪述世系宗支宛然可覩其間
簪纓文學忠義孝友淳龐清素敦尚古雅者
代不乏人亂宗之家法固亦庶乎其無敢慢
也爾是倭夷猖獗于姓參商十餘年亂離學

日是譜已爲煨燼矣賴有十六世孫曰懋者獨全一帙巔末備載蓋錫公重脩時所自録也懋性仁孝志不忘本越隆慶二年春王正月朔登拜家廟禮畢而燕既醉迺起而言曰古之飲食者雖菜羮必祭重其始也吾今日所以得羣昭穆而聚樂于斯者伊誰之賜乎而可無以崇其報也自吾祖學山公以來其發祥不爲不遠矣其世德不爲不多矣舊譜

雖火於兵然而猶幸有存者吾諸伯兄其能無意乎哉因出之以示僉曰吁信矣哉吾之譜也偉矣哉子之功也後之窺崑崙遡黃河昭先王之教而免于君子之譏者將終賴焉遂訂正之五日告成命余序之於此云時隆慶二年歲在戊辰春王正月五日十五世孫

章頓首拜序